

稀世绣像珍藏本

西游

记

(明)吴承恩 著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PDF

第七十二回

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

话表三藏别了朱紫国王，策马西进。经历过多少山，水，不觉的秋去冬来，又值春光明媚。师徒们正行处，忽望见一座村庄。三藏下马，站立道旁，行者问道：“师父，这条路平坦无邪，因何不走？”八戒道：“师兄好不通情！师父在马上坐得困了，也让他下来关关风是。”三藏道：“我看那里是个人家，意欲自去化些斋吃。”行者笑道：“师父，你要吃斋，我等俱可代劳。俗语云：‘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’岂有为弟子者高坐，叫师父去化斋之理？”三藏道：“不是这等说。平日间一望无边无际，你们没远没近的去化斋，今日人家逼近，可以叫应，也让我去化一个来。”八戒道：“师父没主张。常言道：‘三人出外，小的儿苦。’你况是个父辈，我等俱是弟子。古书云：‘有事弟子服其劳。’等我老猪去。”三藏道：“徒弟啊，今日天气晴明，与那风雨之时不同。那时节，汝等必定远去；此个人家，等我去。有斋无斋，可以就回走路。”沙僧在旁笑道：“师兄，不必多讲。师父的心性如此，不必违拗。若恼了他，就化将斋来，他也不吃。”

八戒依言，即取出钵盂，递与长老。长老拽开步，直至那庄前观看，却也好座住场。但见：

石桥高耸，古树森齐。石桥高耸，潺潺流水接长溪；古树森齐，聒聒幽禽鸣远岱。桥那边有数椽茅屋，清清雅雅若仙庵；又有那一座蓬窗，白白明明欺道院。窗前忽见四佳人，都在那里刺凤描鸾做针线。

長老見那人家沒個男兒，只有四個女子，在那里描鸾绣凤。長老不敢进去，将身立定，闪在树林边。只见那女子一个个：

 闺心坚似石，兰性喜如春。

 娇脸红霞衬，朱唇绛脂匀。

 蛾眉横月小，蝉鬓迭云新。

 若到花间立，游蜂错认真。

少停有半个时辰，静悄悄鸡犬无声。長老思慮道：“我若沒本事化頓齋飯，也惹那徒弟笑我；敢道為師的化不出齋來，為徒的怎能去拜佛？”

一時沒主意，也帶了幾分不是，趨步過橋。又走了幾步，只見那茅屋里面有一座木香亭子，亭子下又有三個美貌女子在那里踢氣球。你看那三個女子，比那四個又生得不同。但見那：

 飄揚翠袖，搖拽綈裙。飄揚翠袖，低籠着玉笋纤纤；搖拽綈裙，半露出金莲窄窄。形容體勢十分全，動靜脚跟千樣躡。拿頭過論有高低，張泛送來真又楷。轉身踢個出牆花，退步翻成大過海。輕接一團泥，單槍急對拐。明珠上佛頭，實捏來尖撐。窄磚偏會拿，卧魚將脚捏。平腰折膝蹲，扭頂翹跟躡。板凳能喧泛，披肩甚脫洒。紋

裆任往来，锁项随摇摆。踢的是黄河水倒流，金鱼滩上买。那个错认是头儿，这个转身就打拐。端然捧上簪，周正尖来捩。提跟蹩草鞋，倒插回头采。退步泛肩妆，钩儿只一歹。版簋下来长，便把夺门揣。踢到美心时，佳人齐喝采。一个个汗流粉腻透罗裳，兴懒情疏方叫海。

言不尽，又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蹴鞠当场三月天，仙风吹下素婵娟。

汗沾粉面花含露，尘染蛾眉柳带烟。

翠袖低垂笼玉笋，绡裙斜拽露金莲。

几回踢罢娇无力，云鬓蓬松宝髻偏。

三藏看得久了，只得高叫一声：“女菩萨，贫僧随缘布施些斋吃。”那些女子听见，一个个喜喜欢欢抛了针线，撇了气球，都笑笑吟吟的接出门来道：“长老，失迎了。今到荒庄，决不敢拦路斋僧，请里面坐。”三藏闻言，心中暗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西方正是佛地！女流尚且注意斋僧，男子岂不虔心向佛？”

长老向前问讯了，相随众女人茅屋。过木香亭看处，呀！原来那里边没甚房廊，只见那：

峦头高耸，地脉遥长。峦头高耸接云烟，地脉遥长通海岳。门近石桥，九曲九湾流水顾；园栽桃李，千株千棵斗秬华。藤薜挂悬三五树，芝兰香散万千花。远观洞府欺蓬岛，近睹山林压太华。正是妖仙寻隐处，更无邻舍独成家。

一女子上前，把石头门推开，请唐僧里面坐。长老得进去，忽抬头看时，铺设的都是石桌、石凳，冷气阴阴。长老心

惊，暗忖道：“这去处少吉多凶。”众女子嘻笑吟吟，都道：“长老请坐。”长老没奈何，只得坐了。众女子问道：“长老是何宝山？化什么缘？还是修桥补路，建寺礼塔，还是造佛印经？请缘簿出来看看。”长老道：“我不是化缘的和尚。我是东土大唐差去西天求经者。适过宝方，腹间饥馁，特造檀府，募化一斋就行也。”众女子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常言道：‘远来的和尚好看经。’妹妹们！不可怠慢，快办斋来。”

此时有三个女子陪着，论说些因果。那四个便到厨中去安排。你道她安排的是些甚么东西？原来是人油炒炼，人肉煎熬；熬得黑糊充作面筋样子，剜的人脑煎作豆腐块片。两盘儿捧到石桌上放下，对长老道：“请了。仓卒间，不曾备得好斋，且将就吃些充饥。”

那长老闻了一闻，见那腥膻，欠身合掌道：“女菩萨，贫僧是胎里素。”众女子笑道：“长老，此是素的。”长老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若像这等东西，我和尚吃了啊，莫想见得世尊，取得经卷。”众女子道：“长老，你出家人，切莫拣人布施。”长老道：“怎敢，怎敢！我和尚奉大唐旨意，一路西来，微生不损，见苦就救；遇谷粒手拈入口，逢丝缕联缀遮身，怎敢拣主布施？”众女子笑道：“长老虽不拣人布施，却只有些上门怪人。莫嫌粗淡，吃些儿罢。”长老道：“实是不敢吃，恐破了戒。望菩萨养生不若放生，放我和尚出去罢。”

那长老起身要走，那女子拦住门，怎么肯放？都道：“上门的买卖，倒不好做！你往哪里去？”她一个个都会些武艺，手脚又活，把长老扯住，顺手牵羊，扑的攒倒在地。

众人按住，将绳子捆了，悬梁高吊。这吊有个名色，叫做“仙人指路”。原来是一只手向前，牵丝吊起；一只手拦腰捆住，将绳吊起；两只脚向后一条绳吊起：三条绳把长老吊在梁上，却是脊背朝上，肚皮朝下。那长老忍着疼，噙着泪，心中暗恨道：“我和尚这等命苦！只说是好人家化顿斋吃，岂知道落了火坑！徒弟啊！速来救我，还得见面；但迟两个时辰，我命休矣！”

那长老虽然苦恼，却还留心看着那些女子。那些女子把他吊得停当了，便去脱剥衣服。长老心见了惊道：“这一脱了衣服，多是要打我的情了。或者夹生儿吃我，也不可。知哩。”原来那女子们只解了上身衣服，露出肚腹，各显神通：一个个腰眼冒出丝绳，有鸭蛋粗细，咕唧唧的，迸玉飞银，立时把庄门慢了不题。

却说那行者、八戒、沙僧，都在大道之旁。他二人都放马看担，惟行者顽皮，他且跳树攀枝，摘叶寻果。忽回头，只见一片光亮，慌得跳下树来，吆喝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师父造化低了！”用手指道：“你看那庄院如何？”八戒、沙僧一看，只见那一片如雪之白，如银之亮。八戒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师父遇着妖精了！我们快去救他也！”行者道：“贤弟莫忙，等老孙去来。”沙僧道：“哥哥仔细！”行者道：“我自各处。”

好大圣，束一束虎皮裙，掣出金箍棒，拽开脚，两三步跑到那边，看见那丝绳缠了有千百层厚，穿穿道道，却是经纬之势；用手按了一按，有些粘软沾人。行者更不知是什么东西，他即举棒道：“这一棒，莫说是几千层，就有

几万层，也打断了！”正欲打，又停住手道：“若是硬的便可打断，这个软的，只好打扁罢了。假如惊了他，缠住老孙，反为不美。等我且问他一问再打。”

你道他问谁来？即捻诀念咒，拘得个土地老儿在庙里似推磨的一般乱转。土地婆儿道：“老儿，你转怎的？好道是羊儿风发了！”土地道：“你不知！你不知！有一个齐天大圣来了，我不曾接他，他那里拘我哩。”婆儿道：“你去见他便了，却如何在这里打转？”土地道：“若去见他，他那棍子好不重，他管你好歹就打哩！”婆儿道：“他见你这等老了，哪里就打你？”土地道：“他一生好吃没钱酒，偏打老年人。”两口儿讲一会，没奈何只得走出去，战兢兢的，跪在路旁，叫道：“大圣，当境土地叩头。”行者道：“你且起来，不要假忙。我且不打你，寄下在那里。我问你，此间是甚地方？”土地道：“大圣从哪厢来？”行者道：“我自东土往西来的。”土地道：“大圣东来，可曾在那山岭上？”行者道：“正在那山岭上。我们行李、马匹还都歇在那岭上不是！”土地道：“前边那岭叫做盘丝岭。岭下有洞，叫做盘丝洞。洞里有七个女怪。”行者道：“她有多大神通？”土地道：“小神力薄威短，不知她有多大手段，只知那正南上，离此有三里之遥，有一座濯垢泉，乃天生的热水，原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。自妖精到此居住，占了她的濯垢泉，仙姑更不曾与她争竞，平白地就让与她了。我见天仙不惹妖魔怪，必定精灵有大能。”行者道：“占了此泉何干？”土地道：“这怪占了浴池，一日三遭，出来洗澡。如今巳时已过，午时将来呀。”行者听言道：“土地，你且回去，等我自家拿她罢。”那土地老儿磕了一个头，战兢兢

的，回本庙去了。

他摇身一变，变作个麻苍蝇儿，叮在路旁草梢上等待。须臾间，只听得呼呼吸吸之声，犹如蚕食叶，却似海生潮。只好有半盏茶时，丝绳皆尽，依然现出村庄。听得呀的一声，柴扉响处，里边笑语喧哗，走出七个女子。行者在暗中细看，见她一个个携手相搀，挨肩执袂，有说有笑的，走过桥来，果是标致。但见：

比玉香尤胜，如花语更真。柳眉横远岫，檀口破樱唇。钗头翘翡翠，金莲闪绛裙。却似嫦娥临下界，仙子落凡尘。

行者笑道：“怪不得我师父要来化斋，原来是这一般好处。这七个美人儿，假若留住我师父，要吃也不够一顿吃，要用也不够两日用；动动手就是死了。且等我去听他一听，看他怎的算计。”

即嚶的一声，飞在那前面走的女子云髻上叮住。才过桥来，后边的走向前来道：“姐姐，我们洗了澡，来蒸那胖和尚吃去。”行者暗笑道：“这怪物好没算计！煮还省些柴，怎么转要蒸了吃！”那些女子采花斗草向南来。不多时，到了浴池。但见一座门墙，十分壮丽。遍地野花香艳艳，满旁兰蕙密森森。后面一个女子走上前，唢哨的一声，把两扇门儿推开，那中间果有一塘热水。这水是何出处：

盖开辟之初，太阳星原有十个，后被羿善开弓，射落九鸟坠地，止存金乌一星，乃太阳之真火也。天地有九处汤泉，俱是众鸟所化。那九阳泉，乃香冷泉、伴山泉、温泉、东合泉、潢山泉、孝安泉、广汾泉、汤泉，此泉乃濯垢泉。

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一气无冬夏，三秋永注春。

炎波如鼎沸，热浪似汤新。

分溜滋禾稼，停流荡俗尘。

涓涓珠泪泛，滚滚玉团津。

润滑原非酿，清平还自温。

瑞祥本地秀，造化乃天真。

佳人洗处冰肌滑，涤荡尘烦玉体新。

那浴池约有五丈余阔，十丈多长，内有四尺深浅，但见水清澈底。下水水一似滚珠泛玉，咕嘟嘟冒将上来。四面有六七个孔窍通流。流去二三里之遥，淌到田里，还是温水。池上又有三间亭子。亭子中近后壁放着一张八只脚的板凳。两山头放着两个描金彩漆的衣架。行者一翅飞在那衣架头上叮住。

那些女子见水又清又热，便要洗浴，即一齐脱了衣服，搭在衣架上，你看一个个：

褪放纽扣儿，解开罗带结。

酥胸白似银，素体浑如雪。

肘膊赛凝脂，香肩疑粉捏。

肚皮软又绵，脊背光还洁。

膝腕半围团，金莲三寸窄。

中间一段情，露出风流穴。

那女子都跳下水去，濯浪翻波，负水玩耍。行者道：“我若打她啊，只消把这棍子往池中一搅，就叫做‘滚汤泼老鼠，一窝儿都是死。’可怜！可怜！打便打死她，只是低了老孙的名头。常言道：‘男不与女斗。’我这般一个汉子，打杀

这几个丫头，着实不济。不要打她，只送她一个绝后计，教她动不得身，多少是好。”即又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饿老鹰，但见：

毛犹霜雪，眼若明星。妖狐见处魂皆丧，狡兔逢时胆尽惊。钢爪锋芒快，雄姿猛气横。会使老拳供口腹，不辞亲手逐万腾。万里寒空随上下，穿云检物任他行。

呼的一翅飞向前，抡开利爪，把她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，尽情叼去，径转岭头，现出本相来。见八戒、沙僧道：“你看。”那呆子迎着，笑道：“师父原来是典当铺里拿了去的。”沙僧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八戒道：“你不见师兄把他些衣服都抢将来也？”行者放下道：“此乃妖精穿的衣服。”八戒道：“怎么就有这许多？”行者道：“七套。”八戒道：“如何这般剥得容易，又剥得干净？”行者道：“哪曾用剥。原来此处唤做盘丝岭。那村庄唤做盘丝洞。洞中有七个女怪，把师父拿住，吊在洞里，都向濯垢泉去洗浴。那泉却是天地生成的一池热水。她都算计洗了澡，要把师父蒸吃。是我跟到那里，见她脱了衣服下水，我要打她，恐怕污了棍子，又怕低了名头，只变做一个饿老鹰，叼了她的衣服。她都不敢出头，蹲在水中哩。我等快去救出师父走路罢。”八戒道：“师兄，你凡干事，只要留根。既见妖精，如何不打杀她，却就去解师父！她如今纵然藏羞不出，到晚间必定出来。她家里还有旧衣服，穿上一套，来赶我们。纵然不赶，她久住在此，我们取了经，还从那条路回去。常言道：‘宁少路边钱，莫少路边拳。’那时节，她拦住了吵闹，却不是个仇人也？”行者道：“凭你如何主张？”八戒道：

“依我先打杀了妖精，再去解教师父。此乃‘斩草除根’之计。”行者道：“我不去打她。你要打，你去打。”

八戒抖擞精神，欢天喜地，举着钯，拽开步，径直跑到那里。忽的推开门看时，只见那七个女子，蹲在水里，口中乱骂那鹰哩，道：“这个扁毛畜生！猫嚼头的亡人！把我们衣服都叼去了，教我们怎的动身！”八戒忍不住笑道：“女菩萨，在这里洗澡哩。携带我和尚洗洗，何如？”那怪见了，作怒道：“你这和尚，十分无礼！我们是在家的女流，你是个出家的男子。古书云：‘七年男女不同席。’你好和我们同塘洗浴？”八戒道：“天气炎热，没奈何，将就容我洗洗儿罢。那里调甚么书担儿，同席不同席！”呆子不容说，丢了铁钯，脱了皂锦直裰，扑的跳下水来。那怪心中烦恼，一齐上前要打。不知八戒水势极熟，到水里摇身一变，变做一个鲇鱼精。那怪就都摸鱼，赶上拿他不住，东边摸，忽的又渍了西去；西边摸，忽的又渍了东去；滑挖齁的，只在那腿裆里乱钻。那怪盘了一会，都盘倒了，喘嘘嘘的，精神倦怠。

八戒却才跳将上来，现了本相，穿了直裰，执着钉钯，喝道：“我是哪个？你把我当鲇鱼精哩！”那怪见了，心惊胆战，对八戒道：“你先来是个和尚，到水里变作鲇鱼，及拿你不住，却又这般打扮；你端的是从何到此？是必留名。”八戒道：“你这伙泼怪不认得我！我是东土大唐取经长老之徒弟——猪八戒是也。你们把我师父吊在洞里，算计要蒸他受用！我的师父，又好蒸吃？快早伸过头来，各筑一钯，教你断根！”那些妖怪闻言，魂飞魄散，就在水中跪拜道：“望老爷方便方便！我等有眼无珠，误捉了你师

父，虽然吊在那里，并不曾敢伤犯。望乞慈悲，饶了我的性命，情愿贴些盘费，送你师父往西天去也。”八戒摇手道：“莫说这话！俗语说得好：‘曾着卖糖君子哄，到今不信口甜人。’是便筑一钯，各人走路！”

呆子一味粗夯，哪有怜香惜玉之心，举着钯，不分好歹，赶上前乱筑。那怪慌了手脚，哪里顾什么羞耻，随用手捂着脐下，跳出水来，都跑在亭子里站立，作出法来：脐孔中咕嘟嘟冒出丝绳，瞒天搭了个大丝篷，把八戒罩在当中。那呆子忽抬头，不见天日，即抽身往外便走。哪里举得脚步！原来放了绊脚索，满地都是丝绳，动动脚，跌个踉蹌：左边去，一个面磕地；右边去，一个倒栽葱；急转身，又跌了个嘴搥地；忙爬起，跌了个竖蜻蜓。把个呆子跌得身麻脚软，头晕眼花，爬也爬不动，只睡在地下呻吟。那怪物却将他困住，也不伤他，一个个跳出门来，将丝篷遮住天光，各回本洞。

到了石桥上站下，念动真言，霎时间，把丝篷收了，赤条条的，跑入洞里，从唐僧面前笑嘻嘻的跑过去。走入石房，取几件旧衣穿了，径至后门口立定，叫：“孩儿们何在？”原来那妖精一个有一个儿子，却不是她养的，都是她结拜的干儿子。有名唤做蜜、蚂、鲈、斑、蜢、蜡、蜻；乃是蜜蜂、蚂蜂、鲈蜂、斑毛、牛蜢、抹蜡、蜻蜓七样。原来那妖精幔天结网，掳住这七般虫蛭，却要吃他。当时这些虫哀告饶命，愿拜为母，遂此采花寻果，供养妖精。忽闻一声呼唤，都到面前，问：“母亲有何使令？”众怪道：“儿啊，早间我们错惹了唐朝来的和尚，才被他徒弟拦在池里，出了多少丑，几乎丧了性命！汝等努力，快出去退

他一退。如得胜后，可到你舅舅家来会我。”那些怪即往他师兄处去了。这些虫蛭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出来迎敌。

却说八戒跌得昏头昏脑，猛抬头，见丝篷丝索俱无，他才爬将起来，找回原路。见了行者道：“哥哥，我的头可肿，脸可青么？”行者道：“你怎的来？”八戒道：“我被那厮将丝绳罩住，放了绊脚索，不知跌了多少跟头。却才丝篷索子俱空，方得了性命回来也。”沙僧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你闯下祸来也！那怪一定往洞里去伤害师父，我等快去救他！”

行者急拽步便走。八戒牵马来到庄前。但见那石桥上，有七个小妖儿挡住道：“慢来，慢来！我等在此！”行者见了道：“好笑！干净都是些小人儿！长不满三尺；重不满十斤。”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怪道：“我乃七仙姑的儿子。你把我母亲欺辱了，还敢无知，打上我门！不要走！仔细！”他一个个手舞足蹈，乱打将来。八戒见了生嗔，就发狠举钯来筑。

那些怪见呆子凶猛，一个个现了本相，飞将起去，叫声“变！”须臾间，一变十，十变百，百变千，千变万，都变成无穷之数。只见：

满天飞抹蜡，遍地舞蜻蜓。

蜜蚂追头额，虻蜂扎眼睛。

斑毛前后咬，牛虻上下叮。

扑面漫漫黑，神仙也吃惊。

八戒慌了道：“哥啊，只说经好取，西方路上，虫儿也欺负人哩！”行者道：“兄弟，不要怕，快上前打！”八戒道：

“扑头扑脸，浑身上下，都叮有十数层厚，却怎么打！”行者道：“没事！没事！我自手段！”沙僧道：“哥啊，有甚手段，快使出来罢。一会子光头上都叮肿了！”

好大圣，拔了一把毫毛，嚼得粉碎，喷将出去，即变做些黄、麻、蛾、白、雕、鱼、鹞。八戒道：“师兄，又打什么市语——黄啊、麻啊哩？”行者道：“你不知。黄是黄鹰，麻是麻鹰，蛾是蛾鹰，白是白鹰，雕是雕鹰，鱼是鱼鹰，鹞是鹞鹰。那妖精的儿子是七样虫，我的毫毛是七样鹰，鹰最能啄虫哩！”果然一嘴一个，爪打翅敲，须臾，打得罄尽，满空无迹，地积尺余。

三兄弟方才闯过桥入洞。只见老师父吊在那里哭哩。八戒近前道：“师父，你要来这里吊了要子，不知作成我跌了多少跟头哩！”行者即将师父解下。问道：“妖精哪里去了？”唐僧道：“那七个都赤条条的往后边叫儿子去了。”行者道：“兄弟们，跟我来寻去。”

三个各持器具，往后园寻遍，不见踪迹。八戒道：“去了！去了！”沙僧道：“不必寻他，等我扶师父去也。”弟兄们复来前面，请唐僧上马道：“师父，下次化斋，还让我们去。”唐僧道：“徒弟呵，以后就是饿死，也再不自专了。”八戒道：“你们扶师父走着，等老猪一顿钯筑倒她这房子，教她来时没处安身。”行者笑道：“筑还费力，不若寻些柴来，与她个断根罢。”那呆子又寻了些朽松破竹、干柳枯藤，点上一把火，烘烘的都烧得干净。师徒却才放心前进。毕竟这去，不知吉凶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

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

话说唐僧四众奔上大路，一直西来。不半晌，忽见一处楼阁重重，宫殿巍巍。唐僧勒马道：“徒弟，你看那是个什么去处？”行者举头观看，但见：

山环楼阁，溪绕亭台。门前杂树密森森，宅外野花香艳艳。柳间栖白鹭，浑如烟里玉无瑕；桃内啭黄莺，却似火中金有色。双双野鹿，忘情闲踏绿莎茵；对对山禽，飞语高鸣红树杪。真如刘阮天台洞，不亚神仙阆苑家。

行者报道：“师父，那所在也不是王侯第宅，也不是豪富人家，却像一个庵观寺院。到那里方知端的。”师徒们来至门前观看，门上嵌着一块石板，上有“黄花观”三字。八戒道：“黄花观乃道士之家。我们进去会他一会也好，他与我们衣冠虽别，修行一般。”沙僧道：“说得是。一则进去看看景致，二来看方便安排些斋饭，与师父吃。”

长老依言，四众共入。但见二门上有一对春联：“黄芽白雪神仙府，瑶草琪花羽士家。”行者笑道：“这个是烧茅炼药，弄炉火的道士。”三藏捻他一把道：“谨言！谨言！我们不与他相识，又不认亲，左右暂时一会，管他怎的？”说不了，进了二门，只见那正殿紧闭，东廊下坐着一个道

士，在那里丸药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：

戴一顶红艳艳钿金冠；穿一领黑溜溜乌皂服；
踏一双绿阵阵云头履；系一条黄拂拂吕公绦。面
如瓜铁，目若朗星。准头高大类回回，唇口翻张
如鞞鞞。道心一片隐轰雷，伏虎降龙真羽士。

三藏见了，高叫道：“老神仙，贫僧问讯了。”那道士猛抬头，一见心惊，丢了手中之药，整衣降阶迎接道：“老师父，请里面坐。”长老欢喜上殿。推开门，见有三清圣象，即拈香礼拜，方与道士行礼坐下。道士急唤仙童看茶。当有两个小童，即入里边，寻花盘，洗茶盏，擦茶匙，办茶果。忙忙的乱走，早惊动那几个冤家。

原来那盘丝洞七个女怪与这道士同堂学艺。自从唤出儿子，径来此处。正在后面裁剪衣服，忽见那童子看茶，便问道：“童儿，有甚客来了。这般忙冗？”仙童道：“适间有四个和尚进来，师父教来看茶。”女怪道：“可有个白胖和尚？”道：“有。”又问：“可有个长嘴大耳朵的？”道：“有。”女怪道：“你快去递了茶，对你师父丢个眼色，着他进来，我有要紧的话说。”

果然那仙童将五杯茶拿出去。道士敛衣，双手拿一杯递与三藏，然后与八戒、沙僧、行者。茶罢，收钟。小童丢个眼色，那道士就欠身道：“列位请坐。”教：“童儿，放了茶盘陪侍。等我去去就来。”此时长老与徒弟们，并一个小童出殿上观玩不题。

道士走进方丈中，只见七个女子齐齐跪拜，叫：“师兄！听小妹子一言！”道士用手搀起道：“你们早间来时，

要与我说甚么话，可的今日丸药，这枝药忌见阴人，所以不曾答你。如今又有客在外面，有话且慢慢说罢。”众怪道：“告禀师兄。这桩事，专为客来，方敢告诉；若客去了，纵说也没用了。”道士笑道：“你看贤妹说话，怎么专为客来才说？却不疯了？且莫说我是个清静修仙之辈，就是个俗人家，有妻子老小家务事，也等客去了再处。怎么这等不贤，替我装幌子哩！且让我出去。”众怪又一齐扯住道：“师兄息怒。我问你，前边那客，是哪方来的？”道士唾着脸，不答应。众怪道：“方才小童进来取茶，我闻得他说，是四个和尚。”道士作怒道：“和尚便怎么？”众怪道：“四个和尚，内有一个白面胖的，有一个长嘴大耳的，师兄可曾问他是哪里来的？”道士道：“内中有这两个，你怎么知道？想是在哪里见他来？”

女子道：“师兄原不知这个委曲。那和尚乃唐朝差往西天取经去的。今早到我洞里化斋，妹子们闻得唐僧之名，将他拿了。”道士道：“你拿他怎的？”女子道：“我等久闻人说，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真体，有人吃他一块肉，延寿长生，故此拿了他。后被那个长嘴大耳朵的和尚把我们拦在濯垢泉里，先抢了衣服，后弄本事，强要同我等洗浴。他就跳下水，变作一个鲇鱼，在我们腿裆里钻来钻去，欲行奸骗之事。见我们不肯相从，他就使一柄钉钯，要伤我们性命。若不是我们有些见识，几乎遭他毒手。故此忍辱逃生，又着你外甥与他敌斗，不知存亡如何。我们特来投兄长，望兄长念昔日同窗之雅，与我今日做个报冤之人！”

那道士闻言，却就恼恨，变色道：“这和尚原来这等无礼！你们放心，等我摆布他！”众女子谢了道：“师兄如若